

# 非常囚徒

肖彭 著

现实主义长篇  
刑侦科普  
小说

FEI

CHANG

QIU

TU

法律、正义、真相、民心

一曲暴露人性丑恶罔顾国法的悲叹囚歌

一部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警醒佳作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海外借



# 非常 囚徒

肖·彭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非常囚徒 / 肖彭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 
2017.1

ISBN 978-7-5171-1902-9

I . ①非… II . ①肖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6 ) 第 115972 号

责任编辑 : 史会美  
文字编辑 : 崔文婷  
封面设计 : 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 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 
邮 编 : 100101  
编辑部 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 
邮 编 : 100088  
电 话 : 64924853 ( 总编室 ) 64924716 ( 发行部 )  
网 址 : [www.zgyschs.cn](http://www.zgyschs.cn)  
E-mail : [zgyschs@263.net](mailto:zgysch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2 印张  
字 数 400 千字  
定 价 3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1902-9

权力不关进笼子，人就会陷进笼子

——题记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肇事 / 1
- 第二章 逃逸 / 18
- 第三章 线索 / 36
- 第四章 照片 / 54
- 第五章 死亡 / 71
- 第六章 搜查 / 89
- 第七章 尸体 / 108
- 第八章 心动 / 125
- 第九章 藏匿 / 143
- 第十章 攻克 / 159
- 第十一章 任务 / 179
- 第十二章 灭口 / 194
- 第十三章 诱惑 / 210
- 第十四章 窝藏 / 227
- 第十五章 真相 / 247
- 第十六章 追查 / 265
- 第十七章 真理 / 282
- 第十八章 陷害 / 298
- 第十九章 设局 / 314
- 第二十章 法网 / 332

## 第一章 肇事

中原古城东州。

初秋的一个夜晚。天空飘着的淅沥小雨，把大街两边建筑物上的灯光洗得金碧辉煌。夜渐渐入深，风越刮越紧，大街上往来的车辆和行人稀少。

东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科副科长苏红驾着一辆警车，从机场接了刚出差回来的男朋友周伟新。周伟新靠在椅子上，有点儿疲倦，又像在深思。车子行驶到迎宾东路的十字路口，红灯亮了。苏红停了车，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家中的电话，刚喊出一声“妈……”一辆尾号为“9”的黑色小轿车，仿佛一支刚刚离弦的利箭，挨着苏红的车子飞过，吓得苏红惊叫一声。那辆车不仅闯过红灯，而且驶上了逆行道。

苏红气愤地对周伟新说：“如果不是你饥饿的肚子一路上在叫，我一定追上那个开车的，狠狠罚他一次。车超速而且逆行，真是胆大妄为！眼里还有没有我们交警！”

周伟新看了看表，诚挚地说：“苏红，已经十一点了，别去你家打扰你妈了。咱们在街上随便吃一点东西吧。”

苏红一边发动车，一边调皮地说：“我妈喜欢让你打扰。”说完，她才想起手机没挂，于是又接着说：“妈，我们再过十分钟就到家了。您把饭热一热。我这一路上不断听见周伟新的肚子在叫。”

周伟新等苏红挂断电话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你看看，还要罚别人，你开车打电话也是违章。”

苏红反驳说：“你不觉得手伸得太长了？刑警支队长同志！”

周伟新抬头看见了不远处花园广场旁的国际大厦。这是东州最高的一座

、建筑，也是东州唯一的一座五星级酒店。酒店顶端矗立的“国际大厦”几个霓虹大字，由于在半空中，格外引人注目。他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：“好长时间没尝到东州国际的咖啡了。”

苏红略带不满地说：“你看你忙得还像你吗？”

东州国际大厦是东州最热闹的地方。虽然已是深夜，依然人来人往。

东州师大女生孙红和刘小兰从国际大厦刚刚走出来。《东州日报》女记者秦婕和好朋友张晓则刚刚踏上大厦门前的台阶，与孙红、刘小兰走了个顶面。

孙红推着刘小兰就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快，快，回去晚了，传达室的师傅又要说难听话。”二人刚走到马路上，突然，一辆尾号为9的黑色小轿车发了疯一样，由东逆行向西急驰而过。孙红一下子目瞪口呆。刘小兰推了她一把，自己却被卷到车轮下。

孙红惊恐地大叫：“停车，停车！”

秦婕和张晓听到喊叫声，转头看了一眼，也被突如其来的横祸惊呆了。

小轿车一个急刹车，停了下来。司机朝后看了一眼，发现孙红、秦婕等人跑了过来，又向前驶去。

孙红一边追，一边叫喊：“停车。”

秦婕举起相机，对着小轿车连续拍照。张晓情急之中，拿出手机报警。

小轿车在行驶约五百米后，撞到交通护栏上，司机好像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扔下刘小兰，加速开走了。

秦婕、孙红和张晓等人已经跑到了刘小兰身边。大街上行走的车辆和行人，也都围了过来。

苏红和周伟新也正经过这里。苏红停下了车，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周伟新想了想，驾车向肇事车逃走的方向追去。因为大街上车辆稀少，那辆尾号为9的黑色小轿车开得飞快。司机从反光镜里看见周伟新的警车追了过来，急忙驶进一个胡同。周伟新在胡同口停了一下，略一思忖，驶向胡同的另一端。

警车的鸣叫声吸引了大街上的车辆、行人纷纷驻足观看。

这个时候，肇事地点已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。孙红抱着刘小兰的身体号啕大哭：“小兰，小兰，你醒一醒，醒一醒！”秦婕帮着孙红把刘小兰从地上

抱起来。刘小兰已面目全非。

一位老人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太不像话了，撞死人就这么溜之大吉，天理难容，天理难容！”

苏红刚刚向支队报警，挂断电话后，她四下看了一眼，问：“你们看见车号？”

刚才说话的老人说：“是辆黑色的车，车号没记全，只看见尾数有个9。”

另一中年男人指着秦婕说：“我看见这位小姐拍了照。”

苏红转头一看，认出了秦婕：“婕姐，你也在这儿？”

秦婕点了点头。可以看出，她此刻仍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氛围里，有义愤，有痛心，有悲伤。

苏红：“你拍的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出来，给我们用用。”

秦婕点了点头。

一辆警车飞驰而至，交警支队事故科科长张虎带着交警刘婷婷赶到。这时，救护中心的车也到了。苏红、张虎和大伙一起把刘小兰抬上车。张虎对苏红和刘婷婷说：“你们在这儿保护现场，方支队长马上就过来。”

刘婷婷问了一句：“肇事车呢？”

苏红回答说：“周伟新正在追呢！”

周伟新本来想从胡同的另一方向堵截肇事车，可是他行到胡同口的另一端，没有发现肇事车。出了胡同就是一条大街，大街的对面，是一个大院，大院的大门前，挂着“中国共产党东州市委员会、东州市人民政府”两块牌子。在周伟新右边不远处，停着一辆黑色轿车。司机看见有警车过来，马上发动车子。周伟新犹豫了一下，追了上去。黑色小轿车看见有警车在后边追，加快了速度，发了疯一样逃跑。周伟新在后边紧追不舍。他一边追，一边向指挥中心报告：“我是刑警支队周伟新，发现一辆可疑车辆，在逃向高速公路，请求支援。”

黑色小轿车驶上郊外的高速路。周伟新追上了高速路。黑色小轿车在前边猛逃，周伟新在后边猛追。从对面方向和后边，分别驶来几辆警车。不一会儿，周伟新的车超过了黑色小轿车，小轿车无可奈何地停下了。周伟新下车后，仔细看了看黑色小轿车，不是肇事车辆。他责问司机：“你跑什么？”

其他警车上下来的干警也围了上来。



司机慌张地跪下：“我，我认罪！”

就在周伟新和公安人员为追赶肇事车辆而奔忙的同时，东州市委会议室里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苏礼在主持一个会议。

苏礼：“省委决定，在市委书记赵正明同志去中央党校学习期间，由我主持市委工作。请同志们多帮助。当前，全市的中心工作是国际经贸洽谈会。这是东州首次举办国际性的经贸洽谈会。”他转过头，看了看市政府秘书长秦富荣，问道，“富荣同志，会议报名情况怎么样？”

市政府秘书长秦富荣五十岁开外，文质彬彬，说话也慢条斯理：“据不完全统计，咱们这次洽谈会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报名，国内报名的已有两千多家企业。”

苏礼高兴地点点头，说：“这是我们东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经贸洽谈会，对促进东州的经济建设，提高东州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至关重要。离开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各单位要全力以赴，通力协作，从现在开始会议筹备工作要进入倒计时。”他看了看表，时针正指向十二点。他又问：“富荣同志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秦富荣：“关于五州集团参与水泥厂改制的事情，现在国资局坚持要再论证。这件事还需要尽快协调。”

苏礼沉吟着没有表态。他扫视了一下会场，问道：“其他同志还有事情吗？”

一女同志说：“我想汇报一下开幕式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。”

这时，一个秘书走到秦富荣面前，低声说：“秦秘书长，你的电话。”

秦富荣向苏礼请了个假，走到值班室，接起了电话。他刚听了几句，脸色大变。他开了窗，向外看了看，对着电话说：“好吧，我来处理。你放心吧。”他放下电话后，心事沉重地坐在椅子上，思索了一会儿。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了办公桌上的一份报告上，报告上赫然写着醒目的红字标题：“关于东州水泥厂改制问题的请示报告”。他想了想，走到门外看了看，走廊里无人，他还不放心，又把门关上，然后抓起了桌上的电话，拨通了五州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朱继承的电话。

朱继承正和属下黑蛋在办公室里谈事。

黑蛋：“建材局、审计局和国资局下边处室都搞定了，可他妈的国资局局长苏常胜就是不同意。听说他还要去省里汇报呢。不行，教训他一下。”

朱继承瞪了他一眼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可是苏市长的大公子，也就是咱们东州的太子爷。你动他，百分之百是在太岁头上动土？还是让秦富荣去协调吧。”

听到手机响，朱继承看了看号码，神情不悦地把手机交给黑蛋：“百分之百是我媳妇的电话。她又跑到哪个公用电话亭打的，试探我、侦察我。真他妈讨厌！你接。”

黑蛋犹豫一下，接听电话：“大姐，我是黑蛋。朱总正在开会，不方便接电话。一会儿散了会，我让他给你打电话。”

黑蛋刚挂断，电话又响了。朱继承不耐烦地示意黑蛋，黑蛋听了一句，赶忙说：“大哥，说谁谁到，是秦秘书长的电话。”

朱继承接过电话，略一沉吟，调整了一下心态，笑逐颜开地说：“秦秘书长，你好。你说什么？出事了，什么事？交通事故，撞人了，严重不严重？”

秦富荣的声音透着紧张和哀叹：“不严重我会找你朱总经理吗？我在市委门东的电话亭前等你。我还在开会，你抓紧点。”

朱继承挂断秦富荣的电话，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笑。他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得意地说：“妈的，我早说过，在东州就百分之百没有我攻不下的堡垒。这位秘书长大人遇到了事，不也主动找我吗？这就是实力的证明。”

黑蛋讨好地说：“大哥，人都说东州有两个秘书长，地上的姓秦，地下的姓朱，你这个地下秘书长权力不次于地上的，秦秘书长办不了的事，你也办得了。”

朱继承没理会黑蛋。他想了想，问道：“你说秘书长出了交通事故，不找交警找我干什么啊？！”

黑蛋故作聪明地反问：“是不是那辆宝马车出的问题？”

朱继承：“正是那辆车出交通事故了，撞了人。”

黑蛋不以为然：“这对他来说算什么事？大不了赔几个钱，找保险公司呗！”

朱继承：“你以为他和你一样？他得保地位、保名誉、保晚节。据我所知，他没有驾驶证，又是酒后。再说，他也知道那辆车是白建设走私过来的，牌照也是假的。”

黑蛋一惊：“那他是不是跑了？肇事逃逸，抓住了可就大了。”

朱继承：“这不才找到咱们吗？我想，如果我们摆平了，对他是一辈子

、的大事。平时他想遇到这样的事也不可能。我们今后还愁办不成事吗？这对咱们百分之百是个机遇！”

黑蛋：“搞定了他，咱哥们在东州的地位就更巩固了。”

朱继承：“是呀。这才叫公平合理。”

二人出了门，上车后，黑蛋突然感叹地说：“那辆车可值上百万。太可惜了。”

朱继承不以为然：“有什么可惜的？百十万让他背着，那就是枷锁，百分之百值！”

黑蛋：“他不是一直停在咱们车库里不敢用吗？”

朱继承：“昨天我去找他催问水泥厂改制的事，正遇上他接了不知一个什么人的电话，放下电话，他说晚上要出去办私事，不想用公家的车，我顺水推舟就把那辆车给他用了。”

朱继承的车子到了市委、市政府东门外，秦富荣已在电话亭前等待。朱继承从窗口探出头：“秦秘书长，上车吧。”

秦富荣上了车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朱总，咱们开门见山地说吧。我知道你很重义气，朋友也多。你找个人把车开走，放在市委大院里不行。如果交警追查……”

朱继承不等秦富荣说完，就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秦秘书长你放心，追查也查不到你这儿。车不是你的，肇事你更不知道。你就百分之百放心吧。相信我会安排好的。”

秦富荣：“好吧。你有什么需要，我也会尽力帮忙。”

朱继承：“别的也没什么，就是我们买断水泥厂的事，请您帮帮忙再催一下。现在水泥的行情特别好，我们等不起啊！”

秦富荣点头。他下了车，急忙进了市委大院。传达室的老传达从窗口看见他，想和他打招呼，他装作没看见，走了过去。

朱继承看着秦富荣进了大门才发动车。黑蛋望着秦富荣蹒跚的背影，感叹地说：“他这种人也会肇事？你看他一下就像苍老了很多。”

朱继承：“说什么呢你？”他想了想吩咐说：“你打个电话，让徐老八出来。有些事得让他办。不管怎样说，我在东州是有地位的。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面。”

徐开放外号徐老八，是朱继承的铁哥们。虽然是深夜了，他和几个朋友还泡在歌厅里，和几个坐台小姐一起，兴致勃勃地一边喝酒，一边观看足球赛。他在这家歌厅里最近刚认识一个叫阿静的四川姑娘，天天来为阿静捧场，其实是想早日把阿静骗上床。

徐开放的手机铃声响了。坐在他怀里的阿静不耐烦地说：“这么晚了，谁的电话？”她接了电话后，递给徐开放。徐开放起身接过电话，听了几句，勉强地说：“好吧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

阿静：“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，不能等明天再说。”

徐开放：“我朋友遇到点麻烦，我去看看就回来。你在这儿等我，一会儿咱们一起回家。”他一边穿衣服，一边还恋恋不舍地看了电视一眼，做了一个狂烈的动作。

阿静：“我跟你一起去吧？”

徐开放：“不必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要跟我走，不能再骗我了！”

阿静点了点头。

徐开放在歌厅大门前打了一辆出租车。出租车经过市中心花园广场时，徐开放看见有一群人围在那里，中心还有几个警察，好奇地问：“是不是又出车祸了？”

出租司机说：“刚才听交通台广播，有一辆黑色小轿车，在这里肇事后逃走。撞的是一位女学生。交警部门还悬赏提供线索呢。”

徐开放听了，忿忿不平地说：“他们交警是干什么的？妈的！”

在市中心花园广场的事故现场，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方正和苏红、刘婷婷等在勘查现场。

刘婷婷：“听在场的群众反映，肇事者驾驶一辆黑色轿车，车开得很快，车子东摇西晃，明显是酒后驾驶，而且是逆行，撞人后又逃离现场，目击者称车的尾号是9……”

方正情绪低沉。他看了苏红一眼，转头问刘婷婷：“医院那边有消息吗？”

刘婷婷摇了摇头。

苏红：“市局指挥中心已设卡检查，到目前也没消息。周伟新追肇事车没追到。”

方正不满地说：“他是刑警，怎么管到交警的事上了……”

苏红顶了一句：“交刑警只是分工不同，但职责都是一样的。”

方正：“听说他们又破了一个大案，市里要给他们记功呢。”

这时，方正车上的车载电话铃响了几声，站在一旁的苏红见方正忙碌，过去接过电话：“您好，我是苏红。你是马局长呀！”

她把话筒递给方正：“市局马局长的电话！”

方正接过电话：“我是方正。对，各个卡口及巡警方面的报告都说没有发现肇事车辆。说明肇事者熟悉东州的交通。出不了城，是的，一定还在城里。我们正在查。报社一个记者拍了照片，我已经安排人联系，争取尽快拿到照片。”

方正放下电话，心事沉重地点了一支烟，看了看表。

苏红：“方支队，你先回去。这儿有我们。”

方正看了看表，说：“好吧，我回去安排一下再回支队。”

方正发动车后，又探出头，说：“苏红，我估摸肇事车没出东州。你再和指挥中心联系一下。”

方正走后，周伟新回来了。周伟新沿着肇事车行走的路线，边走边仔细观察，到了肇事车扔下刘小兰的地方，他好像发现了什么，蹲下身，掏出手纸，从车和护栏相撞的位置取下几片车上的油漆。他交给苏红，说：“这可能对你们有点用。”

苏红让刘婷婷装在包里，然后，三个人一起上了车。

苏红坚定不移地说：“这个肇事者一定是东州人，对东州的交通十分熟悉。”

刘婷婷：“他能钻地下去啊？！”

那辆尾号为“9”的黑色小轿车，已经被徐开放开到一个建筑工地上。他正在得意扬扬地向朱继承表功：“那个传达室的老头眼很贼，一刻不停地盯着大门口。我要是把车开出来，他肯定会发现。我发动好车注意着机会。黑蛋哥故意到传达室去同那个老头说话。我趁老头转身倒水的工夫，一踩油门就冲了出来。”

黑蛋：“那是朱老大打电话安排的。要不是我把老头摆平，你他妈大门都出不来。”

朱继承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！军功章你们俩各一半。”他看了看那辆黑色

小轿车，想了想，对徐开放说：“老八，这车你先处理一下。”他压低了声音，徐开放边听边点头。

徐开放把车开走后，朱继承抽了几口烟，和黑蛋也上了车。

他上车后，打了个电话：“秦秘书长，我已经安排人把车处理了。你放心吧！你说什么，去交警支队自首？不行，那样做就把自己一生毁了。如果那个女学生死了，肯定还得坐牢，十年八年也出不来。你听我的没有错。这种事情我摆平的多了，根本不用你操心。”

黑蛋等朱继承挂断电话后，小心地说：“大哥，要不自首，查出来事更大。”

朱继承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事情做得越容易我们的价值越小。让他去坐牢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他成了囚徒，还能为我们做什么？有些人就得逼上梁山。我们不能让查出来……”

黑蛋叹了口气：“那我们要付的代价太大了。”

朱继承：“不付出代价，能得到利益吗？你想买通一个官要多大代价？何况我们在他身上已经投了那么大的资！他这是根留在咱们手中的辫子，而且是根大辫子。他能不老老实实给咱们办事吗？如其让他当共产党的囚徒，不如让他做我朱继承的囚徒。”

黑蛋点了点头：“大哥，你就是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站得高看得远啊！”

朱继承叹息一声，说：“我这也是被逼出来的。这几年你也走了一些地方，接触了不少人。那些当官的有几个不喂饱了给你办事的？”

黑蛋点头表示同意，但又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国资局的局长苏常胜好像和他们不一样。咱送的红包都被他扔出来了。”

朱继承没有说话。

黑蛋：“大哥，你说姓秦的办事可靠吗？他能为咱的事得罪苏常胜吗？”

朱继承：“我估计他这时候就在做苏市长的工作。”

事实果然被朱继承言中。市委会议室的会议结束后，人们在向外走时，秦富荣走到苏礼身边，低声说：“苏市长，我有件事想向您汇报，耽误您几分钟时间。”

苏礼一怔，笑着说：“富荣，你今晚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？我这个市长的时间就是你秘书长的嘛！”

二人边说边向外走，进了苏礼的办公室。办公室的时钟已指向凌晨一点。

苏礼打了个哈欠，问：“富荣，你是不是有事要讲？”

秦富荣：“苏书记，水泥厂改制的事不能再拖了。拖得时间越长，闹事的老百姓就越多。你是不是给常胜说说，抓紧批了。现在有人在议论这件事。”他把“报告”放在苏礼的桌子上。

苏礼：“你听到了什么？”

秦富荣有点儿犹豫。

苏礼：“有什么你就说嘛！”

秦富荣：“有人说水泥厂改制是赵书记抓的，常胜是不想让赵书记出政绩，才故意拖着不批。这话说的是常胜，但听味道有点对你。”

苏礼大度地笑了：“说这话的人太无知。市委定的事情怎么会是赵书记一个人的政绩。再说，在这件事上，市委还没有开会研究嘛。”

秦富荣点点头。

苏礼惊奇地问：“富荣，你过去也是持不同意见者吗？你给我说过你反对低价出卖国有资产，反对牺牲工人的利益搞改制。”

秦富荣憨厚地笑了笑：“苏市长，我是不想对你有影响。”

苏礼拿起“报告”看了一眼，略为思考了片刻，说：“常胜给我讲过他的意见。他并不反对搞改制。他认为东州水泥资产评估有问题。一个三十年的老厂，这些年效益又好，资产大概两个多亿，怎么才评估五千万，老百姓也不信。再说，那片地值多少钱啊！”说着，他边起身向外走边说：“富荣啊，社会上对腐败问题、分配不公的问题反映比较大。不管是改制也好，做其他工作也好，一定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。我们是人民政府，要代表人民的利益。谁不代表人民利益，谁肯定会下岗。”

秦富荣一直把苏礼送到楼下，看着苏礼的车子出了市委大院，才回了办公室。他朝沙发上一躺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想起了什么，关上门，下了楼，到了大门口的传达室。

老传达正躺在床上，心事重重地在大口抽烟，见秦富荣进来，急忙从床上下来。

秦富荣走进来，问道：“老传达，有什么情况吗？”

老传达犹豫了片刻，回答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秦富荣笑了笑，说：“来，我陪你下盘棋。”

老传达：“秘书长，天太晚了，你回家吧。”

秦富荣：“怎么，是怕下不过我，还是你有什么事情？”

老传达不太情愿地摆好了棋。因为心中有事，走棋时接连出错。秦富荣不动声色，偶然抬头看一眼老传达。老传达的汗水都下来了。

一盘棋下完，秦富荣放下棋子，站起来，走了出去。

老传达想抽烟，点火时手在抖。

苏礼坐在回家的车上，一直在想着市政府秘书长秦富荣刚才给他说的话。他拨了儿子苏常胜的手机号，回答是：“你呼叫的号码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苏礼又拨通了家中的电话：“老孙，胜子回家了吗？什么，还没回来。”

对方的声音：“他说马奶奶病了，散了会直接去马奶奶家。”

苏礼的神情一下紧张起来，问道：“马奶奶要不要紧？”

司机很精明，问道：“苏市长，现在要不要到马奶奶家去？”

苏礼看了看表，摇摇头说：“太晚了，今天就不去了。再说，有常胜在那儿呢。”

苏礼电话中说的马奶奶，是他“文革”时在乡下劳动改造时认识的。此刻，苏礼的儿子、东州市国资局局长苏常胜正背着马奶奶，在医院的走廊里一边跑一边着急地喊着：“医生，快，快！”

马奶奶的小保姆丽丽抱着马奶奶的外衣跟在后边。两个护士迎上来，帮着苏常胜把马奶奶送到急诊室。医生在给马奶奶诊治，苏常胜和丽丽走到门外。他一屁股坐在连椅上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丽丽不失时机把手绢递给苏常胜，苏常胜接过擦了擦汗，又还给丽丽。丽丽惊讶地问：“你喝酒了？”

苏常胜没有回答。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抢救室，门外围着很多人，问一个护士：“那边怎么了？”

护士：“有一个女学生被车撞了，正在抢救。”

苏常胜一惊，焦急地问：“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

护士摇头：“现在还很难说。”

苏常胜走进了急诊室。双目失明的马奶奶正躺在床上，一副病态，神情不佳。医生检查完后，正在写病历，对苏常胜说：“苏局长，老奶奶需要住、



院治疗。”

护士要用车把马奶奶推进病房。苏常胜把车推开，背起马奶奶进了病房。奶奶躺下后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说：“常胜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你的工作忙，我也不是什么大病，不让丽丽告诉你，她怎么又告诉你了？”

丽丽委屈地说：“奶奶，苏哥让我随时把您的情况向他汇报。您病了，我如果不向苏哥报告，这责任我可承担不起。”

马奶奶：“我是老毛病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胜子，你明天还要上班，先回去吧。我没什么大事了。你干公家的事要紧。”

苏常胜激动地说：“奶奶，在我苏常胜心里，您的生命比我的生命都重要。”他站起来，想了想又坐下了。他的情绪有些焦虑，显得有点儿一筹莫展。

马奶奶感觉到了苏常胜不安的情绪，小心地问道：“胜子，你今晚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苏常胜赶忙摇头：“没有没有。”大概怕马奶奶再追问，他转身进了洗手间，打开水龙头洗脸。丽丽把毛巾递到他手上。苏常胜说了句：“谢谢！”走到门口又转身，问：“丽丽，你说一个人如果不小心犯了错误，会不会有损他的形象？”

丽丽睁大眼睛，惊奇地望着苏常胜，不安地说：“我，我，没犯什么错误啊？我发现奶奶发烧，就赶快给你打了电话。”

苏常胜叹了口气，转身向外走，丽丽追上去，说：“苏哥，你明天一定得来啊。”

苏常胜一脸的迷惑，说：“你过去都是叫我叔叔，现在怎么又叫我哥哥？”

丽丽脸一红，低下头：“苏哥，你要隔天不来，奶奶想你，我更想你。”

苏常胜脸色一变，恼怒地说：“不许你胡思乱想，你还是个孩子！”

苏常胜一边急忙下楼，一边给秦婕拨电话。今天是秦婕的生日，他原来与秦婕约好晚上到国际大厦给秦婕过生日，现在搞到这么晚，他担心秦婕生气。

秦婕与张晓以及几个朋友一直在喝茶等着苏常胜。不过，她还没有完全摆脱大厦门前中心广场车祸的影响，心神有些不定。

张晓劝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也算是见义勇为一次，该做的都做到了，别再想那件事了！咱想点别的行吗？”

秦婕余怒未消，气愤地说：“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。天下还有那么丧尽